

一种关注

悄无声息的《胜算》：柳云龙的“失算”

李宇

虽有柳云龙以监制和主演的身份坐镇，梁冠华、李立群等老戏骨加持，但谍战剧《胜算》却始终未能掀起多少波澜，从播出到收官，无论市场反应还是观众口碑都不甚理想。

21世纪以来，国产谍战影视剧在新的全球化情境下意外汇聚成一股创作热潮，涌现出《潜伏》(2009)、《风声》(2009)、《黎明之前》(2010)、《悬崖》(2012)等佳作。追溯起来，柳云龙执导并主演的《暗算》(2006)可谓这股热潮的源头。这部风格奇崛的作品写尽了天才的特立独行与悲剧命运，至今仍是很多人心中国产谍战剧的执牛耳者。2015年前后，在《伪装者》等作品的带动下，谍战剧偶像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柳云龙此时又以一部与众不同的《风筝》(2017)观照浩荡历史裹挟下的人性冷暖，大大拓展了谍战剧的表意空间。尽管其间也有《血色迷雾》(2008)、《东风雨》(2010)等平平之作，但仅凭上述两部作品，柳云龙就已成为谍战剧版图中难以越过的山峰。

不过这一次，携《胜算》归来的他似乎失算了。

人物的失衡： 故作诙谐的男主与依旧俗套的女主

《胜算》讲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初中、日、苏等多国势力博弈的故事：潜伏于日伪警察局、代号“瓦吉姆”的中共党员唐飞肩负着破坏日军北上进犯苏联的计划，与当地保安局局长福原为代表的敌对势力展开了反复较量，同时又与潜伏于保安局的抗日民主人士蔡梦科长产生了一系列的情感纠葛。经历了十余年时有起落的谍战剧热潮后，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立意，国产谍战剧都在面临着越来越同质化的困局。可以看出，《胜算》仍然试图对以往的叙事模式有所突破，这尤其体现在柳云龙所饰演“唐飞”的这一人物形象上。

由于题材的特殊性，谍战剧里的主人公多为深入敌巢、临危不惧的英雄式人物。冷战年代的谍战片往往以意识形态为前提，依循二元对立的逻辑划分正反面人物阵营。后冷战时代的谍战剧虽不断消解非黑即白的界线，但正面人物的严肃化、崇高化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创作惯例。从安在天、钱之江到郑耀先，柳云龙过往所塑造的人物多为凛然正气的革命者。不过，与许多演员在主旋律作品中表演出的“高大全”形象不同，柳云龙塑造的“高大全”形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本人的气质。他似乎自带一种可远观不可亵玩的道德感与信念感，可以说是少有的刚直而不做作、自恋而不油腻的中年杰克苏。

这一次，或许出于突破既有惯例和自身表演的双重考虑，柳云龙有意为唐飞加上了“口吃”的人物特征，并将其塑造为一位八面玲珑、城府深沉的喜剧式人物。该剧还特意增加了许多日常生活细节，加上厅长、刘翻译官等众多配角的谐趣表演，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喜剧色彩。当然，人物去崇高化的目的不是消解崇

高，而是为了进一步凸显崇高。该剧不仅赋予了唐飞以诙谐无赖的性格，还在后半段将其塑造为出卖同志与同僚的叛徒，其目的在于用反差手法来烘托他为了信仰而忍辱负重的高大形象。因此，如果说《胜算》前半部分是轻松喜剧的话，后半部分则更带有英雄传奇的意味。

就国产谍战剧的喜剧化而言，《胜算》并非孤例。此前，就有《渗透》(2013)、《王大花的革命生涯》(2014)等作品展开尝试，但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不甚成功。喜剧人物往往在社会地位、智力或品德等方面低于常人，而喜剧的要义之一则在于让观众看待喜剧人物的目光从俯视转为仰视。尽管《胜算》中柳云龙的演技不可谓不精湛，但唐飞作为一介科长所流露出的诙谐无赖与他警校优等生、军政界通吃的精英身份不免有所抵牾。另外，唐飞在敌我面前一谐一庄的人物特征令上帝视角的观众始终难以理解他的诙谐与背叛只是一种社会表演，从而很难完成从俯视到仰视的目光转换，也就很难与这一人物产生真正的共情与共鸣。

如果说《胜算》的男主人公形象尚且流露出些许创新意识的话，那么该剧在女主的塑造上就显得俗套与潦草了许多。或许是由于更换演员，苏青重新演绎的女主人公蔡梦成为整个故事可有可无的背景板。身兼保安局科长与抗日民主人士双重角色的她原本可以周旋于多重势力之间以激发出更具张力的人物关系，但最终只担当着福原传话筒与唐飞监视人的角色，智商基本不在线。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戏更像是强行配对，丝毫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单薄的叙事功能加上僵硬的表现，使得这一人物沦为传统谍战剧里被观看的花瓶式角色。

历史的失重： 宏大历史书沦为官场现形记

从类型叙事的角度来看，谍战剧的独特之处在于融合了动作、惊悚、悬疑、历史、爱情等诸多元素，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与拓展性。不过新世纪以来的谍战剧热潮中，跟风者众，独创者寡。《潜伏》之后，革命假夫妻的故事便风靡一时；《伪装者》之后，超能男神模式又大行其道。尤其是近几年，《麻雀》(2016)、《胭脂》(2016)、《解密》(2016)、《谍战深海之惊蛰》(2019)、《天衣无缝》(2019)、《秋蝉》(2020)、《局中人》(2020)等一大批谍战偶像剧涌现，低龄化的“谍恋”故事代替了高质量的“谍战”故事。

相对于谍战偶像剧而言，《胜算》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还是可圈可点的。影片预设了“谁是瓦吉姆”与“何为穆丹乌拉计划”的两大悬念，并将唐飞的背叛设置为“局中局”“计中计”。尤其在剧情后半段，观众始终被唐飞的一系列“背叛”行为所迷惑，更进一步引发他们探求真相的好奇心，而剧情最终的大反转也颇具冲击力。

不过问题在于，该剧的叙事节奏太过拖沓，几乎用了一半的长度来为唐飞的“背叛”作铺垫。同时，剧中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警察厅、保安局、郊外别墅等几个封闭空间中。封闭空间叙事对于谍战影视剧而言并不新鲜，此前的《风声》《和平饭店》(2016)都有很好的示范。但《胜算》的封闭空间叙事几乎都被冗长杂乱的日常对话和琐碎

的剪辑所占据，频繁出现的电话机堪比主角。

另一方面，该剧的“局中局”模式看似新鲜，但剧情上却存在许多难以逻辑自洽的地方。试想，一个投降以逻辑自洽的地方。试想，一个投降以逻辑自洽的地方。试想，一个投降以逻辑自洽的地方。

最后不得不感慨的是，《胜算》原本想要展现的特殊年代里的多国博弈，最终还是沦为了一出官场现形记。剧中保安局、警察局里的诸多角色无不都是庞大官僚机器里的一员，为了自身的前途而瞻前顾后、勾心斗角。该剧过度地聚焦在职场上的尔虞我诈，使得宏大的历史书写由此降格为微观的办公室政治。尽管在剧情和表演上略胜一筹，但《胜算》还是在剧情和表演上略胜一筹，但《胜算》还是在剧情和表演上略胜一筹。

在我看来，谍战剧的最动人之处，在于以卧底故事呈现纷繁历史中的复杂性，正如《暗算》《风筝》所践行的那样。讲清了历史，人性才不会是无根的浮萍，信仰才不会是空洞的能指。从这个层面而言，国产谍战剧还有长足的进步空间。

(作者为文艺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2006年，柳云龙执导并主演的《暗算》(左图)可谓近年来国产谍战影视剧风潮的源头，然而14年后，携新剧《胜算》(右图)归来的他似乎失算了。

书间道

他们如何被抛入深渊

——评科尔森·怀特海德新作《尼科尔少年》

金衡山

《尼科尔少年》是科尔森·怀特海德继《地下铁道》后又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和《地下铁道》一样，在《尼科尔少年》里，怀特海德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把笔端伸向了黑人的苦难，把触及身体和心灵的痛楚用极具震撼力的文字呈现，直面当下种族问题依旧严重的美国。

一家存在了一百多年的少年管教学校，因为被揭露有虐待学生的历史，成为了媒体报道的对象。南佛罗里达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些师生在这所学校里，曾经是发现了一个埋藏，挖掘出了不少遗骸，被断定是这所学校的少年管教学生非正常死亡后随便埋在那里的。

2014年，怀特海德从当地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了相关报道，引起了他的极大注意。很快，他开始了以这所学校为背景的一部小说的创作。“尼科尔”(nickel)在英文里是五分硬币的意思，在小说中则是少年管教学校的简称，全名是“尼科尔学校”，因历史上有一位名叫尼科尔先生的人在这里做过校长而得名。很显然，怀特海德取名“尼科尔”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意指在这所学校的学生的命不值“五分钱”，事实上，小说正是围绕生命在这里被肆意践踏这个主题展开其故事的。

小说开始采用了新闻报道的模式，讲述大学考古系的师生挖掘这所少年管教学校坟地的过程，坟地就在学校操场边上，那些很早以前死了的人看像是被随意埋在那里的。师生们的发现是偶然发生的，但随着挖掘的进展，大家开始惊讶起来。怀特海德把这部分描写称为小说的“序言”，似乎要把新闻报道里呈现的那种现场感搬进小说里，同时也通过聚焦挖掘现场的细节描述传递出被历史掩盖起来的某种秘密，某种罪恶，某种不可言说的恐怖。于是，一个简单的挖掘行为立马被赋予了一种深沉的含义：它指向历史，更指向当下。这种多层次的、意义叠加的讲述方式其实在小说伊始的

第一句话里就表明了端倪：“尽管已经死了，那些少年们依旧麻烦缠身。”死了很久的少年们，他们的遗骸现在展现在阳光下，但他们的故事有人知道吗？他们的死法是否早已进入历史的尘埃之中，而无所知晓？在历史的某个当时，他们是一种“麻烦”，在当下的某个历史点，他们依旧导致诸多“麻烦”，从坟穴里挖出来的那些白骨刺人眼睛，更刺人心里。

怀特海德貌似平常的“序言”在带入现场感的同时，制造了一种悬疑。但不要以为接下去的是一个类似破案行为的叙述，讲述那些少年们是如何被致死的。是的，从逻辑上而言，这确实是小说要面对的重要内容，但更重要的是，怀特海德要告诉我们，那些死掉的少年是如何面向那个死亡时会降临的环境的，如何在那种环境里面生存、甚至斗争但最后又被抛入深渊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小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揭示罪恶的目的，而深化到了渲染死亡的恐怖、生的勇气、斗争的力量，以及为了做人的尊严的高度，同时又因为主要人物的黑人身份，使得这种渲染与种族问题紧密相连，这成为了小说探讨的主题之一。

在“序言”之后，笔锋一转，怀特海德讲起了一个名叫埃尔伍德的黑人少年的故事。在学校里门门课拔尖的少年受到马丁·路德·金的影响，关心黑人权利运动，后者那些鼓舞人心的演讲成为了他的座右铭：“我们必须从心底里相信我们自己的价值，必须每天带着做人的尊严走过街头。”这也成为了其行动的准则。但同时，作者也告诉我们，少年埃尔伍德太过天真，现实的残酷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被改变的。启蒙后的觉醒意识与种族主义的无处不在和社会的麻木不仁，在1960年代的美国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大网，把一个怀揣天真幻想的黑人少年裹挟在其中，最终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

小说设计的让埃尔伍德陷入这个大网的情节非常典型。他报名了一所

接受黑人的大学，搭上一辆黑人开的车去校园，但被警察拦下，原来这是一辆偷来的车，而毫不知情的埃尔伍德瞬间变成了少年犯，被押往尼科尔学校管教。这看起来天大冤枉的事情，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在白人眼光里，大正常不过了，在这种情况下的黑人不是罪犯，有谁相信？埃尔伍德默默承受了这一切，外表看起来没有多少反抗。但内心的冤屈沉重如山，作者这样写道：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会哭的孩子，但被送入管教学校的那一晚，“眼泪止不住往下流”。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即便如此，埃尔伍德还是暗暗下了决心，要好好利用在这里的时间争取早点出去。支撑他的力量依然来自金的演讲词：“做一个人性坚强的人”。怀特海德多次引述金的原文。他曾提到写这部小说让他重新阅读和研究了金的作品。可以说，他把自己的感受转移到了笔下人物身上，埃尔伍德成为了金的思想的践行者，小说因此让我们看到了非暴力反抗思想的隐忍式斗争精神。另一方面，此作并不只是金的思想的传声筒，相反，让我们看到笃信金的埃尔伍德在现实面前遭遇一次又一次打击，陷入一次又一次黑暗之中，怀特海德似乎忍不住要用反讽的方式来处理埃尔伍德的信仰，而这其实正是现实之残酷的反映。这种冲突与矛盾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主线，也触及到了美国种族问题的深处。

在小说中，怀特海德通过描述无处不在的暴力的手法展示了种族主义的恶行。抱着好好表现初衷的埃尔伍德很快发现自己的行为促使其苦难日子开始。有一次他挺身而出阻止霸凌行为，荒诞的是他与霸凌者一起被关，遭到殴打。怀特海德笔下的暴行描述，用词简单，描写客观，表面上看似乎采用了一种不动声色的事实表述的手法。他这样描述埃尔伍德挨打过程：“埃尔伍德抓住床的上边，咬紧枕头，在他们还没打完时，他就昏死了过去，所以后来有人问他挨了多少鞭，他不

知道。”但我们知道，醒来后的埃尔伍德身上的肉已经和裤子纹在一起，不能分开。于他而言，这是第二次无辜遭难。于怀特海德而言，通过这种血淋淋的描述，直击了美国种族主义之下人性的丧失，把黑人不当人看的行为由此可见一斑。小说描述的另一个情节更是直接凸显了种族主义导致的罪行。一个黑人学生因为没有遵守白人管教者打假拳的指示，在拳击比赛中，打败了白人对手，结果自己的生命因此终结，多年后成为了被挖掘出来的白骨之一。

这种骇人的事情最终也发生到了埃尔伍德的身上。如同那位黑人少年拳击手，埃尔伍德性格中追求理想的精神，坚守正义依然存在的信仰，使他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诧的行动：写信举报尼科尔学校的罪行。但换来的不是他想象中的，代表政府的国民警卫队的到来，而是自己关进了整日不见阳光、黑暗笼罩的幽闭屋。埃尔伍德的故事以他在同伴的帮助下、逃出学校的情节走向结尾，但结果是死亡：最终倒在逃跑的路上，也成为了多年后那些白骨中的一簇。

怀特海德在提及他写这部小说的缘由时，说他有责任说出那些被遗忘的历史，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要“打败我们自己的那部机器”，一部充斥着种族主义思想零件的“机器”。作为一个黑人作家，怀特海德的责任感令人敬佩，他那种让“暴力言说自己”的写作手法更是直接揭开了美国社会从历史到当下一直不能摆脱的假面：一边是自诩民主自由灯塔，另一边则是生活在其中的一些人真实地被剥夺了做人的自由和尊严。诚如一位论者所言，怀特海德让人体悟到了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份“苦涩的真理”。佛罗里达的少年管教学校于2011年关闭，但种族主义种下的恶果依旧在现实中肆虐。作为一个有强烈现实指向的虚构故事，《尼科尔少年》可以起到警醒的作用，但愿如此。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